

## 为师甜蜜蜜

■ 米丽宏

我表姐五一假期回乡小住,宿在我家。那时恰逢我所教班级处于中考倒计时50天,工作有点忙。

表姐说:“看你这样,我为我的选择庆幸!幸亏我没当老师。”

我一愣:“当老师咋啦?”

她一脸同情地说:“就说你吧:工作不按钟点,上班忙,下班也忙;工资年年喊涨,总也涨不了多少;再看社会关系,见面就是长不大的学生。妹呀,这样过一生有什么乐趣?”

我轻笑:“姐,你只站在岸上看,哪里知道鱼的快乐?”

我向她讲述我的生活:春夏之交,我让学生带上课本和板凳去教室外的小树林上早读课。鸟儿们啾啾叫着避开我们,栖在不远处的高枝上静静地听。读书声响起;男孩子声音洪亮,女孩子声音清脆,还有闷声闷气的变声期的嗓音,惹人发笑。我坐在一旁,挨个检查学生的背诵情况,心无杂念。有时叶子上的露珠掉落在课本上,“啪”的一声;小风溜溜穿过树丛,引来煦暖的晨曦;小树林里像花儿一样的人,被笼进色彩的暖阳里。

有阵子我阑尾发炎,动不动就腹痛如绞,疼得昏天黑地。一天,下班路上忽然腹痛发作,头上直冒汗,只好下车蹲在地上,等疼痛过后再走。我捂着肚子,看路上人来人往,无助得想掉泪。这时,我班一名男生和邻班的几个男孩正好路过,停下车问:“老师,您怎么啦?不舒服吗?”

我摆摆手说:“一会儿就好。你们先走,我马上就好。”

他们不理睬我的命令,嘀嘀咕咕商议片刻,把我扶起来,像个大人似的说:“老师,您坐好,我们送您去医院。”我想推辞,可几个男孩子不答应。他们把我的自行车存放在路边店里,架着我坐到自己的自行车后座上,载着我前呼后拥往前驶去。在车流拥挤的地方,男生打着铃铛大声喊:“让一让!让一让!我老师病了!请让一让!”那天,他们把我照顾得像女王。

我告诉表姐,就在那一年,距离中考还有15天的时候,我在一个晚上走进了手术室。之所以请求医生晚上加班,为的是能提前一天拆线,跟学生一块儿迎战中考。次日,学生陆续到医院探视。我床头柜上的饮料瓶里插满了他们采

来的野花;床尾放着他们从家拿的憨态可掬的毛绒熊和洋娃娃,一个荆条筐里盛着满满的青皮嫩玉米,一方手帕包着4颗微红的桃子。护士进来,说:“瞧,你们老师的病房给弄得像个儿童屋。”我躺着,微笑着,感觉自己哪怕是在病痛中,心里也幸福得开满了花儿。

听到这里,表姐若有所思,眼神柔和,深深叹道:“哦。”

我告诉表姐,我带的第一届毕业班的学生大都比我小6岁,都已经成家,好几名学生来电话让我给他们的宝宝起个好听的名字;第二届毕业班的学生有好几个正在谈对象,请我有时间见见,给他们参谋参谋;第三届、第四届毕业班的学生都在忙学业,有问不完的人生话题发到我邮箱里。

我静静地叙述这些片断,表姐不再说话,眼里闪着亮晶晶的光。

我对表姐说:“姐,你只看到了我的忙碌和清苦,但没有看到我享受的幸福,也无法感受到我心中最深处的温暖。我得到了我想要的,我享受着得到的。我的生活像一块方糖,什么时候都甜蜜蜜!”

## 秋有月

■ 张金刚

秋月打窗,明光光、亮堂堂。天地清辉透过纱帘照进来,微凉中愈发精神起来,让人误以为天已放亮。

有时,很恨昨夜的微醺惹得晨醒难眠,可邂逅这如水如诗的月光,便释然了些。毕竟无数次酣眠中错过,未曾得见,何况是一轮雨后新秋之满月,更是难得。

这皎洁,应是被流云擦拭而生的。犹记得,我们几位鬓已渐霜、皱纹微刻的老友,就着几根烤串、几碟小菜、几句知心话,喝下一壶高粱烧酒,披着一身清凉月光,漫步穿过小街小巷时,头顶恰恰有云在飘飞,似是和我们摇晃的步履,又似是我们踏着云飞的节奏,且将一切烦事付诸浮云。

秋月云里穿梭,时隐时现,不知是月在走,还是云在飞。抑或月与云是在天际逗趣,你追我赶,你躲我闪,恐负了这清秋良辰,更撩动着我们这些老男孩儿观云逐月的闲情雅致,哼唱了几句老掉牙的“月亮走,我也走”,不小心暴露了已入“人生之秋”的尴尬年纪。

“夜初色苍然,夜深光浩然。”此时,云开见月明,是欣喜。酒已醒,人也醒,倚窗望向尚在安睡的小城,似只有我独享这清亮的世界,心亦随那轮西斜的明月通透起来。

等这通通,等久了。也是在这窗前,我与众人一样因疫情禁足家中,天天巴望着小城从枯黄中一点点返青吐绿,一点点热闹繁荣,不觉已从冬到春,从春入夏。当时,连太阳似已黯淡无光,更甭提暗夜里的月亮了。疫情消散,接着暑气蒸腾,阴雨连绵,难见透亮的天,更难见璀璨的星月。

其实,何夜无星?何夜无月?只是似我这般被俗事叨扰之人,无心寻星观月罢了。还好,数场雨洗去了暑热,冲刷掉阴霾,送来新凉好个秋。春有百花,夏有凉风,“好时节”一直都在,却未用心感受。秋来,有月,是时候倾心细品了。

明月在那西山顶上,朗照过无数个春秋,看过了太多世事沧桑、人间冷暖,有着绝对的大智慧。夜深人静之时,我凭窗对月,豁然开朗,那些曾压得我不能呼吸的小事,想来根本不值一提。有事,才是人生,应对就是了。

父母曾在秋月下四处借钱,为我筹学费;我曾在秋月下焦灼地加班;也曾因压力巨大,在秋月下做着辞职的“逃跑计划”……回望,一切皆成过往。苏轼对这看得太透彻: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。”解开了不知多少人的心结。月升月落,又是一天;朔望轮转,又是一月;天天月月,又是一年。人生何其短暂,想来,能与秋月相遇,即是获得。

月下,世界看似在沉睡,却又都在按部就班地行进着。

河溪借着月光奔忙东流,水草又滋润了几许,卵石又圆滑了几分;树木没了知了没完没了的吵嚷,正好赶紧地潜滋暗长,叶子该黄就黄,该红就红,该落就落。大地到了该交答卷的时候,玉米、谷子、高粱、南瓜、花生、红薯、苹果、葡萄……趁着秋夜凉爽,加快了储存养分、瓜熟蒂落的速度,都盼着农人给自己一个笑脸。这“隐秘角落”里的事情,秋月看得一清二楚,但她不说,只是乐。

街道正是安歇的时候,被车轮碾轧过的柏油路面,可以暂时舒展畅快地呼吸一下,很快,它们又将载着这个城市驶向前方。常去光顾的早餐店,应该已经亮起了灯。那些亮着的窗户,是否有人在加班,有人在准备行李,有人在病中煎熬,有人在辗转反侧……月光是安静的,城与人也随之安静着,但等天亮即刻再出发。

秋有月,且能伴我徐行静思,自是乐事一桩。即便我已步入如秋中年,但心境淡如水,静如月,安如夜,当是正值人生好时节。我对着即将落山的明月长舒一口气,裹了被子,眠在满月月光里。



秋波浸晚霞

李海波 摄

## 一粒米,千滴汗

■ 朱秀坤

幼时家贫,姊妹多,劳力少,粮食不够吃,总得搭上大半瓜菜,才勉强糊口。青黄不接的时候,实在揭不开锅了,还得赔上笑脸跟邻居借,跟村支书家借,回家多掺上水熬些稀粥,艰难度日。那种小心翼翼、看人脸色的日子,真不是滋味啊。为了填饱肚子,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自尊。

长在如此贫寒家境,节约粮食自不必多言。雪白的米粒落到桌上,我总会自觉地捡起来,吃了。若不小心掉在地上,碰巧又从上面积过,母亲见了,必是心疼不已,叹息一声:“响雷打头噢!”眼前马上就是一阵电闪雷鸣,云端的雷神执两柄大锤就要砸来,吓得我赶紧认错,“下次不敢了。”母亲又会安抚我,下次小心点,改了就好,说:“一粒米,千滴汗,粒粒粮食汗水换。”

一粒粮食从种子下地,到发芽、拔节、发棵、

扬花、抽穗,到收割、脱粒、晾晒、去壳、淘洗、下锅蒸煮,再到端上饭桌,得洒下多少汗水,耗费多少精力啊。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从种子到米饭的每一步旅行,倾注了母亲太多的希望与汗水,付出了太多的力气,直至结出饱满的籽粒,有时甚至伴随着酸楚与伤痛,其中的苦与甜,哀与乐,眼泪与欢笑,岂能不知?大字不识的母亲当然背不出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的诗句或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,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”之类的家训。但母亲朴素而形象的劝诫,却如刀刻一般深入我们的心灵,浸透我的血液,从不敢淡忘。

儿时常喝碎米粥,也就是郑板桥先生说的“糊涂粥”,黏稠、融溶,一片诱人的米香,喝得全身暖洋洋。喝完了,连糊在碗边的丁点剩米,都要伸出舌头,舔得干干净净,舌头够不着,便用手指刮下,送到口中,咽下,一点不浪费。炎夏时候家里有了馍馍饭,母亲从不舍得扔,和上一盆薄溜溜的面糊,掺进馍馍饭,正有助于发酵,多例些菜籽油,做成面饼,全家人吃得眉开眼笑。那时连洗碗、刷锅的水,都不敢随便倒,母亲说有米粒和油花在里面,“菩萨看着呢!”

听多了,天长日久,也就记住了母亲对我们的训诫,虽然心里明白母亲的说法多少有些愚

昧,但知道勤俭节约是传统美德,且眼见着母亲每日里田间地头的忙碌非常辛苦,也就不想反驳。后来长大了,才懂得母亲如履薄冰般的小心谨慎,其实更多是出于对粮食的敬畏与虔诚,对劳动的热爱,对劳动成果的珍惜,以及对曾经吃不饱饭的苦日子本能惶恐……

正是因为心中铭记着母亲的劝诫,无论在家里,还是请客上饭店,我们都轻易不肯浪费饭菜,根据人头点菜吃饭,基本是“光盘”,吃不了便打包带回,热一热,照样吃得有滋有味。

记得有一次在茶馆,母亲看到邻桌点了好多包子、蒸饺、烧卖、南瓜饼之类,但几位年轻人也就稍稍动了几下筷子便离开了。母亲实在忍不住说:“这些人真是不像话,多浪费啊。”说着就要打包,见我面有难色也置之不理,到底,还是征得服务员的同意,理直气壮地打包带了回家。我没有责备母亲,也不在意别人异样的目光,我能理解粮食在母亲心中的崇高位置。

母亲还有一句时常念叨的家训,“常将有日思无日,莫到无时想有时”,虽是浅显直白,但永远值得我铭记并付诸实践。是的,勤俭乃中华民族的传家宝,即便再富贵、再辉煌、再成功,也不能忘了“一饮一啄饱蘸苦辣酸甜”的深刻含义,更不要忘了昨日的来处。